

## Hu Zhanfen

## 姑娘为何变老马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早年，最常唱的歌曲是俄罗斯民歌《三套车》。喜欢它的沉郁、深远和悲怆。正值“十年后期”，那时的灯光昏黄，哼唱它可以抒发前途迷茫的怅惘心情。

教我这首歌的是扬子江合唱团的男中音毛申骅，他那时下放上海传动机械厂，和爱好音乐的青年特别合得来，但在教我们第三段“你看那这匹可怜的老马，它跟我走遍天涯，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，今后的苦难在等着它”时，曾有人提出疑问：1. 老马是没人要了的，为什么有人要买它？2. 老马被卖了，小伙子可以再驾新马，何必伤心？

老毛想了一想，回答说：

1. 老马好歹识途嘛，也许有人要它带路？2. 歌词就是这样的，翻译的叫“高山”，不服可找他。赶车的和老马相伴多年，突然离别，舍不得，所以非常悲伤，这个，似乎更说得通嘛。

我们小小的合唱团后来唱到这里时，每个人的脑海闪现的就是那匹挣扎的老马，表情也随着歌声而悲伤。

这以后几乎成了我的保留歌曲，有机会交流才艺我每每献唱它。问题是2006年去蒙古国旅游，遇到了大尴尬，那是一次比较大型的联欢会，和我同行的徐洪慈先生精熟俄语，现场有蒙古人，更多的是俄罗斯人，我先用汉语唱了一遍《三套车》，多数人听不懂，表示遗憾，徐洪慈便应邀用俄语再唱一遍，当他用拖长的音调唱到“可怜的老马”时，现场所有的俄罗斯人脸上几乎个个露出惊愕之色，有的甚至张嘴瞪眼，表示非常困惑。

喝酒的时候，一个俄罗斯朋友过来敬酒，说，《三套车》在俄罗斯几乎人人会唱，但在歌词“老马”的位置上，我们都是唱“心爱的姑娘”的，为什么你们把好好的美女换成了一匹马，而且还是一匹“老马”？！

可怜的徐洪慈虽然俄语一流，也接不上这个茬，错愕之下他实话相告，在他很年轻的时候社会上就盛行俄罗斯文学与音乐，所有人唱的都是“老马”，从来没有听到唱“她”的。从来没有。今天的事，简直当头一棒，而且百思不解，“为什么？翻译的，连马和姑娘都无法区别吗？”他喃喃自语着。

回国后，以他的俄语造诣立刻找到了俄文原歌词（略），是诗人列昂尼德·特瑞佛列夫（1839—1905）所作，写于1869年。中文则译于上世纪50年代并广泛流传。俄文歌词共六段，表现了马车夫深受欺凌的悲惨生活，沙皇时代俄罗斯的马车

是人们的重要交通工具，而马车夫的生活也格外漂泊。歌词中的车夫心情忧郁，乘客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伤心，小伙子便说了伤心事：他深爱一个姑娘已一年，但圣诞节前夕，财主把她娶走了，从此天各一方。


问题是，译者高山难道不知道“她”和“它”的本质区别吗？

再查文献，才发现，原来

围绕着“老马”与“姑娘”谁才能真正体现出“被压迫”现状，学界对此一直存在“低调的不事张扬的争论”——一派以为，翻译最讲“信、达、雅”，信字当头，忠实原文是天条；一派则以为“文章合时而作”，跟上形势最重要，以歌词激励大众反抗剥削才是王道。

于是，高山先生听“将令”，“它”的被卖既然比“她”的被娶更能控诉万恶的旧社会，歌词便改成了这样。“改开”后，为实事求是，也为了体现对俄罗斯民族的尊重，此歌由张宁重译，“它”又变回了“她”。

疑团解开了。我们还是尴尬。已经唱惯了“马”版，再唱重译的“她”版不知有多少别扭。

顺便说一声，廖昌永唱的《三套车》太悦耳了，虽然还是“马版”。

在歌词“老马”的位置上，我们都是唱“心爱的姑娘”的。